

北史

三

藏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脩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尉景家神武旣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

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長鎮將
 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
 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
 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平旦乃
 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
 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吏麻祥使
 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
 咎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
 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
 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

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迫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

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
與尉景段榮蔡雋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
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
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
葛榮又亡歸尔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
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
見焉因隨榮之廢廩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
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
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
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

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爲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爲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爲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出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爲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宗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武爲親

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榮勲封銅鞮伯及尔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尔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尔非其足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天聚歛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

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尔朱
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
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
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
執莊帝以兆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
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
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殺帝而與尔朱世隆等立長廣王
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
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
以敬之神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

敗走初孝莊之誅尔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勅步藩
令襲其後步藩旣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
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
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
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
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
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
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
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
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周上
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
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
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
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爲親信
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
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
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
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

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
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
晉陽出滏口路逢尔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
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
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
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
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
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
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
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

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屈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眞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寔居之及是行舍大

王山六自而進將出淦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尔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尔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

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尔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尔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尔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饗士喻以討尔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

曰討賊大順也。桎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

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
麻都祥慙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
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
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弃城來降閏三月尔朱天
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
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摠督
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
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
於是將士皆爲死志四面赴擊之尔朱兆責神武以背己

神武曰本勛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
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
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
大敗之介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
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
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
夜父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
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
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
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

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
時山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朱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
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勅紹爲軍導向鄴云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
焉及戰之日介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
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
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
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
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介朱兆封隆
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介朱普皆反噬

全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
於京師斬之遂自湓口入尔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
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尔朱兆
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
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尔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情忽見泰軍
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
宗以尔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
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尔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

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勅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

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
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勃
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
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
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
臺隨機處分神武資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
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
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
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

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旣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勃海應矣魏帝旣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過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尔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鷟在徐州神武使郎珍奪其管籥建州刺

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雋察雋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雋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矣進討事涉怱怱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

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遼津
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
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
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
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
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
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
曰臣爲嬖佞所閒陛下一旦賜疑令倡狂之罪亦朱時計
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
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二人願斟量廢出幸

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荅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
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劔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
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
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
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
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
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
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
應之故暴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
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

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閒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

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壅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踈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

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
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
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
之粟追濟州之軍今蔡雋受代使郕珍出徐止戈散馬客
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
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
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
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
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
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

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竇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乙素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

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
候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
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
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
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
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
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
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臣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
緩則耽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
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

尚書劉廐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竇冀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荅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文不荅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

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
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
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
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
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
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
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
怜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
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
劉彘蚤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

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粟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乘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
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
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
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
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
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
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
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
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
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弒州刺史叱于寶樂右衛將軍破六

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

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竝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搃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

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故事明
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德節級相
坐擢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
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
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
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
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
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
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

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十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不爲懷州若死則用尔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關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徇地至恒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

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陞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竝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

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閒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

萃其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
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
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
墜於神武營衆驢竝鳴士皆龍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
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
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
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
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
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
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斛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

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皆微點
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
世子曰我雖疾尔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
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
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
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竝性適直終
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
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今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
得其力韓軌少顛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
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

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景午
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
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
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
軍事齊王璽紼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
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
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為獻武帝廟號太祖
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
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

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竝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

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

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預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

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
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
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
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
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
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
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
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幸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
詔曰旣朝野收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
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苟

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
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勲灼然未蒙
齒錄者悉求旌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
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
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
宇車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
來將帥有殊功異効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
身其兵士從征身歿陣場者蠲其家徂課若有藏器避世
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罷管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
有所曠廢者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

叙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
朝于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
而不荅書侯景之叛也南充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
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誑誤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處
極刑文襄竝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竝從寬宥三月戊
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
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
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
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竝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
襄南臨黎陽濟於武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

書朝士以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國封齊王綵綬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並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

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真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去牀因見弑時年二十九秘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詔

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
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紼輜輶車黃
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
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
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謔之際從容引
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
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
南翻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
嘗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
責之乃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異方
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
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
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
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
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揔而論之積善
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方洽周益周 早 孫粹然校正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
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
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
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
尚未能言欬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
色大頰允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
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禿師太后見諸
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
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

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
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
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
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又各配兵
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僞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
樂相格樂免曳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
史薛琬曰此兒意識過吾琬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
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
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
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祕凶事衆情

疑駭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鬻斬羣賊而漆其首秘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揔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八年正月辛酉魏帝爲文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勃海長樂

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万户帝自居晉陽寢室
每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
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拜賀曰王上加點爲主當進也
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九尾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
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奉冊進帝位相國摠百揆以冀
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
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户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
景辰魏帝遜位別宮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
儁奉冊禪位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
唐虞漢魏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

率百寮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己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皇祖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命有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酉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辛巳詔改

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并下魯
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制度各爲等差具立條
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
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
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
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
郡勃海可竝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
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
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于故定州刺史段榮
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

濟州刺史蔡雋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歿或
隕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
太尉高岳爲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爲平原王開府儀同三
司高歸彥爲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爲上洛王營州刺
史高長弼爲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爲武興王兼武衛
將軍高子瑗爲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顓國爲襄樂王前
太子庶子高敏爲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爲脩城
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庫狄干爲章武王大司馬斛律金爲
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爲安定王殷州刺史韓軌爲安
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司徒公彭樂爲陳

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
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洩爲彭
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
三司洸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
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
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
詔以太師庫狄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
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己亥以皇太子
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
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

文襄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封隆之為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改御史中尉還為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廣勸農桑庚寅詔曰朕以虛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

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
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羣官可更論討新令未
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遼東郡
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
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
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庚午幸晉陽
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己卯法駕御金輅
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
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元紹為尚書左僕射并
州刺史段韶為右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

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
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
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
月辛丑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並
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圓丘
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
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景午襄城王曄薨己未詔梁承制
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摠百揆承制
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

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是歲蠕蠕室韋高麗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口

配山東爲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爲突厥所破壞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刑登注子庫提竝擁衆來奔蠕蠕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巳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卽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幸晉陽是歲西魏廢

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戊帝親討之未至而逃因
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用永
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
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
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
立庫提爲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
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
干薨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
平州遂西道趣長蘆甲辰帝步踰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

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
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
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己未
突厥復攻蠕蠕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
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
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斬
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代所不
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戰傷其什
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剗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

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廢西魏帝而立齊王
廓是爲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
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爲庶人使負炭輸晉
陽宮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
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爲殿夜宿黃瓜
堆蠕蠕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方
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
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萬餘五月丁亥地豆于契丹竝
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
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

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以安德王軌爲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爲司徒以太子少師侯莫陳相爲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爲錄尚書事以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爲尚書右僕射丁丑行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段韶爲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在建業推其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

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達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剋夏首梁司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明爲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景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景申車駕至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夏五月蕭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諸

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龍殺王僧辯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寬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竝遣使朝貢詔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戛口西至恒州九

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爲白水郡王車駕至
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
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
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三司婁
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陽王洽薨帝
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
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
裴英起竝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
馴象秋七月乙未周文帝殂是月發東寡婦二千六百

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
郡一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三戍二十六十二月庚
子魏恭帝遜位於周是歲庫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
臺宮殿先是自西河遶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
西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蜆
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以太師咸
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
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
演為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以尚書右僕

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左僕射以
上黨王渙為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士女
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人劉
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
庚辰詔立郊禘祫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剗割有司監視
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人司祿靈星
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權酤自
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歲內八郡大蝗飛至鄴
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處免租冬十月乙亥梁
主蕭方智遜位於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歲周閔帝

元年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他

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月辛

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大旱帝

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

廣王湛為錄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右僕

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

北巡已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山東大蝗差人夫

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內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

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
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蠡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
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
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
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二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
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
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官並
進一大階丁巳梁相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王
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以梁王蕭莊為
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以司徒

尉粦爲太尉以翼州刺史段韶爲司空以錄尚書事常山
王演爲大司馬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起大莊嚴
寺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辛丑太尉
長樂郡公尉粦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遠竝進爵爲王甲
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景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
軍國大政奏聞二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爲尚書右僕射
景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夏
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兼司空以侍中高陽
王浞爲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浟爲兼太尉

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爲長樂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
廿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
尋竝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二千人竝投漳水六月
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爲廣陽王以尚書右
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癸卯詔諸軍人或有家祖改
姓冒入元氏或假託嚮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
聽改復本姓是月殺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晉陽
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
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
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

辛未梓宮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景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遠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爲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遍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恠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小

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察
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
文襄崩祕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
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
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
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
令王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
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
士措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公公
即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

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
人帝悅而止先是董誥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糲飛上
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殺糲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
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
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
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拄天盟津水也羊飲
水王名也角拄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面星驛傍有大水
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
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
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帝乃鑄象以下之一

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深言不可以鎧
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
曰我兒寧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決
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
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
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偽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
令賜絹十疋四月夜永生於魏帝銅研旦長數寸有穗五
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
帝至鄴城南召入并齋板策旦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為
帝作色曰我自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圖

立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
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
任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
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勲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
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
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
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
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
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
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竝無武藝先稱怯

弱一日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孟
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周
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旣征伐四剋威振戎夏
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
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
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游行市肆勲戚之第朝夕
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
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
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
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

淫姬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爲馬紐草爲
索逼遣棄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
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
至將醉輒拔劍挂手或張弓傳矢或執持竿槊游行市廛
問婦人曰天子何如荅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
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誼譁方以爲喜太
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
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
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彥執杖口自
責䟽脫背就罰敕歸彥杖不出血當即斬汝太后涕泣前

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
笞腳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旬
還復如初自是耽酒轉劇遂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
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
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一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
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儻
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趨從臺
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
損跌沈酗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
伏親射之不中以櫛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愔為宰輔使

進刺籌以其體肥呼爲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
刀子斃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
而去之又置惜於棺中載以轎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
城王浹宅謂其母介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
手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
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
棄頭牆外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
三臺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
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樂安王元昂后之姊壻
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

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
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祿兼錢綵號爲信物一日所
得將踰巨万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爲言帝意乃
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
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拌上支解
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
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
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
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凡所屠
害動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兼以外築長城內

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憺憺各懷怨毒而素嚴
斷臨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曾有典御丞
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
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
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
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
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祚
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
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
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李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

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荅曰
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
十也五其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
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爲知
命曾幸晉陽夜宿杠門嶺嶺有數株栢樹皆將千年枝葉
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瞋罵射中一株未
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爲猖獗不
專云凶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
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
之還以歛焉如祖珽以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爲老賊

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說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旣
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帝爲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
成溺於珽說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
彥深執政又奏復帝本謚廟號顯祖云廢帝殷字正道小
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
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
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邪嘗
宴北宮獨令河閒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
處河閒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
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

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
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
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
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
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
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嬖童之
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
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
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
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

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月
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
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次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
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
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
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
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
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
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
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

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竝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老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

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
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太司馬長
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
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
王浹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
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
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票大丞相常山王規等
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
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南青九州往
因冬蝱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

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
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
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
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
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内外
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懷猜
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
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
當咎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
宣爲崇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

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兇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衄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知其家諱

終身未嘗詭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刀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閣慘然歛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

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
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
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閒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
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
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
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覈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
召被立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
是不許答筆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
遂令刀環亂禁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
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

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郊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井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

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
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
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
督成休寧抽刀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
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伏休寧方歎息
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
帝奏愆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
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
撫刃思効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
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通而已高歸彥敕勞衛士戒嚴

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國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發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

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褫正之士
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
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
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案罪不得儻文弄
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
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
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
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往
代兩漢魏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
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

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
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
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
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
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
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
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奏
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
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
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琚狄干故太尉段榮

故太師万俟卨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
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
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
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
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十一人配饗世宗
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
韓常三人配饗高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
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摠入晉陽宮十二月景
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

各有差三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
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
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
城王浹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
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
眇未闕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
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
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
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
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

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靜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鬚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君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具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莫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尔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

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
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
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
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
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荅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
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獲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
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去晨時方還來去徒
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
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

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于時國富兵
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
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
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
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渴散時有尚
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
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襁馱之
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
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
兎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

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
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宜
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
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
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
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
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求實由斯疾濟南繼
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歎誠旣
不能贊引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

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
致余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
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
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
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
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寔懷兼井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
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
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方洽 周益 周已干 孫粹然 校正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嫡孀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

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寮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
二年為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為太傅以尚書右
僕射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尚書令
段韶為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以太傅平陽王
淹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為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
史博陵王濟為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
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為
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
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
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戊子大赦
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
州刺史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詔晉斷屠殺以順春令
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
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
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
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
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太寧二年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
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

律光為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
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
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
司空婁叡為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尚書令斛
律光為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
閒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
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
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
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

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
罪人各有差三月己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
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
彥深為左僕射夏四月并汾晉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
遣使振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
廻造大摠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
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
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十二
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
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為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

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
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達奚武帥衆數萬至
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
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
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
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
城王浹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為
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月辛
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

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為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為
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為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潛為
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
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
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為南陽
王儼為東平王是月歸閭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
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滂洲免
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竝出使其將尉迴寇
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迴等圍
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

破周軍於軹關禽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巳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迴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内死罪巳下囚巳巳以太師段韶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為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滅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詔發振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為大司馬辛未幸

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勃海遭水滂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墮於殿廷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

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
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
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
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
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
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
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
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
於并州卽帝少美姿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

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成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
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
四年為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莫陳相
為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為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為司
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
尉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尚書
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
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
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

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
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
明皇后為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
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
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
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
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禘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
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
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

已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
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
令已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
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
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潛
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
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
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閒王孝琬突厥韃靼國並
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内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統爲丹楊王仁謙爲東海王

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
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
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
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潛爲太
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
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
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
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
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
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

已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宰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景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朝廷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朝廷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

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瑱薨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並加一級内外百官並加兩級戊寅上太上皇后

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廷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癰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雁鵝鷄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

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免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為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猷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

濟王餘昌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
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
安定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為太師
景子降死罪己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
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夏
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
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
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
帝子彥基為城陽王彥康為定陵王彥忠為梁郡王甲寅
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

書令癸亥韎韝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
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十月辛
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
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
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
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雋使於陳戊寅以
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
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爲司
空尚書令和士開爲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

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剋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潛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

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事
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
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帝
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
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
珽爲左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
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
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
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

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
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
安德王延宗爲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
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
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
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爲修文殿御覽九
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
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
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

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壇苑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

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
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
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
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歿遂陷秦
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
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喝死者六十人以
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
秋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
侍中崔季舒張彪唐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
澤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

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
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
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
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
晉陽得死寇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
以獻庚申太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
甲辰以高勣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祿賊鄭子饒於
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

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

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
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滌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
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
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
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
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
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
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
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
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

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千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廣寧王孝珩爲右廣延宗入見帝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

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官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咤將士莫不解軀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

大司馬三師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資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略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惠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為太上皇帝后為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

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
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
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
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
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令侍
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
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
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
青州韓長鸞鄧顯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旣至青州即爲入
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

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
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輦後與長鸞淑妃等十
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
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
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
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
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於長安北原
洪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
焉而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
交語性懷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

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自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耶王舉兵入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筭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屬盡殺之或殺人剥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顓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

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万疋鏡臺直千金覓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瑋瑋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怛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宮內

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
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
以羶芻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
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
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馱龍逍遙
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
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
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
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內
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

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蝸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隆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蝸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蝸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蝸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翦剔髮者假髻而危

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
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是西也又爲刀子者
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
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
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筭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
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
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
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閒
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

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
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
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
之以中官姝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鞬紲之娛恣朋淫之
好語曰從惡若朋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
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
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豁鑿難
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
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
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惣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
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
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
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
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
竒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
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
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
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
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

蘊樵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
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
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于青
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權觀夫有齊全
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
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
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
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
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
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

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
安而利之既與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
人從欲損物益已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鄠肆遍於宮園禽
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
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
從惡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
獄亂政淫刑剗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
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
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
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

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
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
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
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
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
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周益 校正

周本紀上第九

北史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
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
烏兔者雄武多筭略鮮卑奉以爲主遂摠十二部落世爲
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
回以爲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
并以爲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
爲魏舅甥之國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爲慕容皝所滅其
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拜都
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豪傑於代都陵隨例徙居

武川卽爲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皇考肱並以
武略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
亂其僞署王衛可環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環其衆乃散
後陷鮮于修禮爲定州軍所破戰沒於陣武成初追謚曰
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
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
天貴亦極矣帝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
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字宛轉
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
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德皇帝在鮮

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帝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
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尔朱榮遷晉陽
榮忌帝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
冤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
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
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行原州事時關
隴寇亂帝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
從逆亂帝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
之聞意獨異之普泰二年尔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
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

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帝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
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
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
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悅軍說之悅遂
與岳襲長安帝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爲關
西大行臺以帝爲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
齊神武旣除尔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
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款具託
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
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

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俟莫陳悅本實庸材亦不爲歡忌但
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
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
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
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
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羗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
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
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
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帝岳曰宇
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帝爲

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推摠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請避位於是趙貴言於衆稱帝英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

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應悅密圖帝事發斬之帝
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
衆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
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
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
無所憂矣齊神武又使景與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王基
勞帝帝不受命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並不屈乃遣
之時斛斯椿在帝所曰景人傑也何故放之帝亦悔驛追
之不及基亦逃歸言帝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神武曰卿
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神

武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
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
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既附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悅枉害
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
毗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
尾受敵乞少停緩帝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
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
營河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據此衆終無所
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
驗魏帝因詔帝爲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帝乃與悅書責

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悅乃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
万俟普撥令爲己援普撥疑之封以呈帝帝表奏之魏帝
因問帝安秦隴計帝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以瓜涼一藩
不然則終致猜虞三月帝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
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遵爲都督鎮
原州帝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
平地二尺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
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
保略陽留一万余人據守永洛帝至圍之城降帝即輕騎
數百趣略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

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遵追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帝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齊神武聞關隴剋捷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杖於帝仍令帝稍引軍而東帝乃令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計魏帝進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

故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魏帝進授帝兼尚書左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如故帝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聞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隄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翼生羽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阜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醜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尔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若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万兒復爲弑虐暫立建明以令

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
河北假討尔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旣行廢黜遂將篡弑
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
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
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闥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竊竊
生靈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痍動挂網羅故武衛
將軍伊琳清直武毅禁旅攸屬直閤將軍鮮于康仁忠亮
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
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姦志未從恐先泄漏乃密白朝
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

裔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閒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歸逃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雋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拒遂遣蔡雋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及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巢茲大寶溪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

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
師四陳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
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
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脰銳師百萬彀騎千羣累
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憚頻有詔書班告天
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
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
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度河稍逼宮廟則分命
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
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輾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

郡縣率土黎人或州鄉冠冕或勲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
立効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哉帝謂
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
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
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
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
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帝帥衆發自
高平前軍至于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
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
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

上以万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万里
扞禦爲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
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
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
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
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仍加授大將軍
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
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
配帝未及結納而魏帝西遷至是詔帝尚之拜駙馬都尉
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帝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

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帝乃進軍斬瑾虜其卒七千
還長安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諱與李弼趙貴等討
曹泥於靈州諱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十
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羣公定冊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
嗣是爲文帝

大統元年正月己酉魏帝進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帝固讓王及錄尚書魏帝許之乃
改封安定郡公東魏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帝軍霸上子如
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月帝命有司
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入東魏帝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掎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數手之何往不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吾取泰必

矣庚戌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
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擊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
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還
六月帝請罷行臺魏帝復申前命授帝錄尚書事固讓乃
止八月丁丑帝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子謹若干惠怡
峯劉亮王惠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
關帝乃誓於師曰與尔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尔衆士整
尔甲兵戒尔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人以作威用命則
有賞不用命則有戮尔衆士其勉之乃遣于謹先徇地至
盤豆拔之獲東魏將高叔禮送于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

城潰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千守將高千
走度河命賀拔勝追禽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歸
附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齊神武懼率衆走蒲坂
將自石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飢
帝館穀於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聞神武將度
乃還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羅巖守乃涉洛軍於許
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將擊之諸將以衆寡不敵
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
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
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軍六

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既已候騎告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剋，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遂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

所準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魏帝進
帝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
增邑以左僕射馮翊王元李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帥
步騎二萬向洛陽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蒲坂鎮將高
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帝
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初帝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昂圍
弘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即復走度河遂
入洛陽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
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帝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
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任祥率河南兵與堯雄合

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
是云寶殺其東楊州刺史邢椿以州來降

四年三月帝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將侯景
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之帝奉魏帝至穀城臨陣
斬東魏將莫多婁貸文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景
等夜解圍去及旦帝率輕騎追至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
屬芒山爲陣與諸軍戰帝馬中流矢驚逸軍中擾亂都督
李穆下馬授帝軍復振於是大捷斬其將高昌李猛宋顯
等虜其甲士一万五千人赴河死者萬數是日置陣旣大
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

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帝
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諱念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
即與俱還由是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
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
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
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百姓間乃謀亂及李諱等至長
安計無所出乃與太尉王明僕射周惠達輔魏太子出次
渭北關中大震辰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
雀雍州人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
與太守慕容思度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城人皆相率

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閼鄉令帝討之長安父老見
帝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
史宇文導襲咸陽斬思度禽伏德南度渭與帝會攻破青
雀太傅梁景歡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
誅關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帝復屯華州十二月是云寶龔
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
廣以西城鎮復西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鵠將侵荊州帝遣開府李弼獨
孤信各率騎出武關景乃還夏蠕蠕度河至夏州帝召諸

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十一月帝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帝出軍蒲坂神武退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帝帥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帝帥師迎之三月齊神武據芒山陣不進者數日帝留輜重於漣曲軍士銜枚夜登芒山未明擊之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免帝率右軍若干惠大破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

將軍居右戰不利神武復合戰帝又不利夜引還入關屯渭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帝以芒山諸將失律上表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五月帝朝京師七月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爲中興永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摠爲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爲牧守令習新制而遣焉數年間百姓便之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十月大閱于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人張保害刺

史成慶以應之帝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將侯景侵襄
州帝遣開府若干惠禦之至穰景遁去五月獨孤信平涼
州禽仲和遷其百姓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
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帝大會諸軍於咸陽

十三年正月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舉河南六州來附被
圍於潁川六月帝遣開府李弼援之東魏將韓軌等遁去
景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
月侯景密圖附梁帝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
懼遂叛冬帝奉魏帝西狩咸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帝長子覺爲寧都郡公初帝以平元

顥納孝莊帝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以爲郡以封覺用彰
勤王之始也五月魏帝進帝位太師帝奉魏太子巡撫西
境登龍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東趣五原至
蒲州聞魏帝不豫而還及至魏帝疾已愈乃還華州是歲
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帝遣大將軍趙貴帥師援王思政高岳堰洧水
以灌城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初
侯景圍建鄴梁司州刺史柳仲禮赴臺城梁竟陵郡守孫
暉以郡內附帝使大都督符貴鎮之及建鄴陷仲禮還司
州來寇暉以郡叛帝大怒十一月遣開府楊忠攻剋隨州

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

十六年正月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滌頭大破之禽仲禮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帝第二子震爲武邑公七月帝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摠督留守諸軍屯涇北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齊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摠百揆十月帝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四月達
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以州降武八月
東梁州百姓圍州城帝復遣王雄討之

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爲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帝遣大將軍魏安
公尉遲迴帥師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帝勒銳騎三
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
七月帝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迴克成都劔南平十一月尚
書元烈謀亂伏誅

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

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又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三百三十魏帝有怨言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旣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帝乃令太常盧辨作誥喻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

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
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
尔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
實乙亥魏帝詔封帝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七月西
狩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
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
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子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
孝寬等步騎五万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漢中山公護與
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景申子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
亥剋其城戕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沒爲奴婢者十

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譽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十月帝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太冢宰帝以漢魏官敏思革前弊大統中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四月帝北巡七月度北河魏帝封

帝子直為秦郡公招為正平公九月帝不豫還至雲陽命
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帝薨于雲陽宮還長安
發喪時年五十二月甲申葬于成陵謚文公及孝閔帝
受禪追尊為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帝
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
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
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
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
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字陀羅尼文帝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

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略陽郡公時善相者史元華見
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相但恨不壽耳魏恭帝三
年三月命爲安定公卅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文帝
崩景子卅子嗣位爲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
岐陽地封帝爲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曰予聞皇天之命
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宜也天厭我魏邦
垂變以告惟尔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
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尔焉使太宗伯趙貴持
節奉冊書曰咨尔周公帝王之位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
天道予式時庸荒求于唐虞之彞璽曰我魏德之終舊矣

我封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亢悌于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
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勲德于天地丕濟黔黎洎公
又躬宣重光故玄象徵見于上謳訟奔走于下天之曆數
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于公公其享
茲天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戶部中大夫濟
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綬帝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
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位于大司馬府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追尊皇
考文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
里獻赤雀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

天華人視聽也逮于丘南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
 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
 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
 焉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王李弼爲太師以大宗伯南陽
 公趙貴爲太傅太冢宰以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爲太保
 以大宗伯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
 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
 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迴等並爲柱國壬寅祀圓
 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
 遼海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

上帝癸卯祀方丘甲辰遂祭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享太廟丁未會于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有司分命使者巡祭風俗求人得失禮餼高年恤于鰥寡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辛酉享太廟癸亥親耕籍田二月癸酉朔朝日于東郊戊寅祭太社丁亥柱國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太保獨孤信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爲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爲柱國三月己酉衛國公獨孤信賜死癸亥省六府士負三分之一夏四月壬申降死罪已下囚壬午謁成陵丁亥

享太廟五月己酉帝將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頊諫乃止
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辛亥享太廟八月
戊辰祭太社辛未降死罪已下囚甲午詔二十四軍舉賢
良九月庚申改太守爲郡守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
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
乃與宮伯乙鳳賀拔提等潛請帝誅護帝許之又引宮伯
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
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羣臣入因此誅護先洛又白之時小
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
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內殿

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貶為略陽公遂幽於舊邸月餘日以弑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豐起蕭牆白武噬驂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輿寃結生靈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迴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臨夏州生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

十四年封寧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遷大將軍鎮隴右孝
閔踐阼進位柱國轉歧州刺史有美政及孝閔廢晉公護
遣迎帝於歧州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羣臣上表勸
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乃許之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冬十
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綱
爲柱國乙酉祀圓丘景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陽平公李
遠賜死辛未梁敬帝遜位于陳十一月庚子享太廟丁未
祀圓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爲
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

以來所有沒入爲官口者悉免之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家宰晉公護爲太師辛亥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於雍州置十二郡三月甲午

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改雍州刺史爲牧京兆郡守爲尹庚申詔二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南人今周室旣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月己巳以太師晉公護爲雍州牧辛未降死罪囚一等五歲刑己下皆原之甲戌天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宗伯六月癸亥嘽國遣使朝貢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

安爲万年縣並居京城壬申遣使分行州郡理因徒察風俗掩骸埋齒秋七月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於是大赦文武普進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王雄並爲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行幸同州故宅賦詩冬十月辛酉突厥遣使朝貢癸亥太廟成乙亥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文帝廟庭壬午大赦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摠於護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摠管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胄迎太白於東方吐谷渾寇邊庚戌遣

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衆討之夏五月戊子詔有司造
周曆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
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
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爲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
有紕發官司赦前事者有司自今勿推究唯庫廩倉廩與
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
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旣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
來雖經赦宥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免其
罪徵備如法加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閭
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戊子大雨霖詔公卿大夫士爰及

牧守黎庶等令各上封事謹言極諫無有所諱其遭水者
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勲
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流
亡匡茲頽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
而被堅執銳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若功成名遂
建國割符予唯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
之凡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
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殂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
帝追尊文王爲文皇帝大赦改元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
大夫冬十月齊文宣帝殂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三月
辛酉重陽閣成會羣臣公侯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於芳
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糖糒遇毒庚子大漸
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
移久安得長在是以有生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
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
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
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並立勲効積有年載輔翼
太祖成我周家令朕纘承太業處萬乘之上此上不負太
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于

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修理
 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恨恨目用不瞑唯冀
 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
 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骸不朽今大
 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
 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
 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政道顧其
 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
 公等可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
 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彫刻身終

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
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
武百官各權辟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
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誠旣服膺聖人之
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
日哭哭訖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
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
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一令如平常也時
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事有不盡準此以類爲斷
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今忍死盡此懷抱其詔即帝口授

也辛丑帝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摭採衆書自羲農已來訖于魏末叙爲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恃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塔聖鳩集

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
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
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
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
弱爲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
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
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
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
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
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

宋武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
城拏戮蠕蠕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
教斯爲過矣孝閔承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郎
之尊纂太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
刺之疑用致幽弑之禍惜哉

周本紀上第九

北史九

周

巳千

孫

粹然校正